

世界奇幻文学名作

克雷斯托曼琪世界传奇 卷一

魔法生活

[英国] 黛安娜·温尼·琼斯 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克雷斯托曼琪世界传奇 卷一

魔法生活

[英国] 黛安娜·温尼·琼斯 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生活 / (英) 琼斯 (Jones, D. W.) 著; 丁静辉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5.12
(克雷斯托曼琪世界传奇 卷一)
书名原文: Charmed Life
ISBN 7-115-13577-0

I. 魔… II. ①琼… ②丁…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1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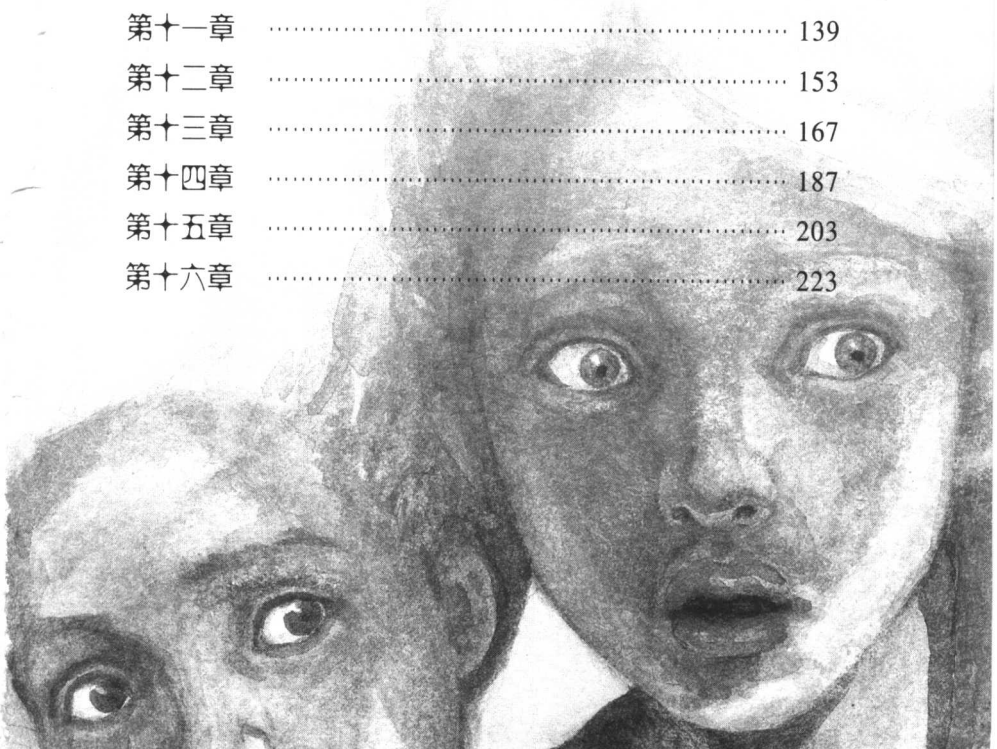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733 号

CHARMED LIFE by Diana Wynne Jones
Text copyright © Diana Wynne Jones 1977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ura Cecil Literary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People's Post & Telecom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Children's Fun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授予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出版物之任何部分进行使用
登记号 图字: 01-2004-6329 号

书 名: 魔法生活
作 者: [英国] 黛安娜·温尼·琼斯
译 者: 丁静辉
封面绘图: 陈兴兴
装帧设计: 杜 平
责任编辑: 陈静宇
出版发行: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100009
印 刷: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76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 7-115-13577-0/G · 1277
定 价: 16.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5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3
第四章	45
第五章	61
第六章	75
第七章	87
第八章	101
第九章	111
第十章	125
第十一章	139
第十二章	153
第十三章	167
第十四章	187
第十五章	203
第十六章	223





第一章

卡特^①·钱特很佩服姐姐格温德琳。她是个女巫。卡特敬佩她，也依赖她。自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后，他也再没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依赖了。

7
5
J

第一个重大变故发生的那天，卡特的父母正带着姐弟俩参加一艘明轮船上举行的一日游活动。全家人盛装出发，格温德琳和妈妈穿着带缎带的白裙子，卡特和爸爸则身着蓝色哗叽料子的礼服。那天非常炎热，顺流而下的船上挤满了衣冠楚楚的人群，大家说笑着，品尝着海螺、白吐司和黄油。那艘明轮船上的蒸汽机大声地喘息着，没有谁听得见自己说话的声音。

事实上这艘船实在是太古老也太拥挤了。突然间，方向舵就出了毛病。转眼之间，正吃着海螺的欢乐人群便被来自拦河坝的激流冲走。他

^① “卡特”是“埃里克”的昵称。



们撞上了一根木桩，这木桩本来是用来防止人们被水流冲走的。老旧的明轮船当即四分五裂。至今卡特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蒸汽机还在嗡嗡地响，明轮翼则飞上了蓝天。水蒸气从破裂的管子里呼啸而出，吞没了人群发出的尖叫声。船上的每个人都被冲出了拦河坝。

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故事。报纸称之为“南希美人号遇难事件”。当时，船上所有的女士都穿着紧身长裙，根本就没有办法游泳；先生们穿着的则是紧绷绷的蓝色斜纹哗叽料礼服，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格温德琳是个女巫，所以她不会被淹死。当船撞上木桩时，卡特正抱着格温德琳，因此他得以幸免于难。但幸存者几乎没有几个。

6
这场灾难震惊了全国。明轮船公司及其所在地沃尔弗库特镇支付了所有葬礼的费用，也给格温德琳和卡特准备了庄重的黑衣服。他们坐着马车跟在灵车队伍的后头，马车是由佩戴黑色羽毛的黑色马匹拉着的。其他的幸存者跟他们在一辆马车上。卡特端详着他们，想弄清楚他们是不是都是巫师，却一无所获。沃尔弗库特镇的镇长为幸存者设立了一项基金，捐款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其他的幸存者都拿着属于他们的那份钱找地方去开始新生活了。只有卡特和格温德琳没有，因为谁也找不到他们的亲戚。他们只好留在了沃尔弗库特。

姐弟俩一度成为名人。每个人都对他们很好，每个人都称赞这两个孤儿是多么漂亮。这是事实。他们俩都是满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睛又蓝又亮，再穿上一袭黑衣真是棒极了。格温德琳非常可爱，比同龄的女孩子要高；而卡特却显得比同龄人要小。格温德琳像母亲般疼爱着卡特，大家都深受感动。



卡特并不介意，因为这多少能弥补一点他内心的空虚和失落。女士们给他送来蛋糕和玩具，镇里的议员先生则来关心他生活得怎么样，连镇长接见时都轻轻拍了拍他的头。镇长解释说，已经把姐弟俩的那份基金变成了托管金，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才能领用。同时，镇政府将支付他们的教育费和抚养费。

“你们这两个小人儿想在哪儿住啊？”他和蔼地问。

格温德琳马上说楼下的夏普老太太愿意收养他们。“夏普太太以前对我们可好了。”她解释说，“我们喜欢跟她住在一起。”

夏普太太非常和善。她也是位女巫——挂在她客厅里的告示牌上工工整整地写着“考试合格，持有行巫执照”——这对格温德琳很有吸引力。镇长却有些犹豫。和所有没有魔力天赋的人一样，他并不太认可那些具有魔力的人。他问卡特对格温德琳的打算怎么看。卡特觉得无所谓，他喜欢住在自己以前的房子里，哪怕是楼下。镇长觉得应该尽可能让这两个孤儿生活得快快乐乐的，所以就同意了。于是，格温德琳便和卡特搬去和夏普太太一同住了。

现在回想起来，卡特觉得自己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确信格温德琳是个女巫的，之前他一直都不能肯定。他问过爸爸妈妈，可他们只是摇头叹气，看上去很不高兴。卡特一直困惑不解，因为他记得当初格温德琳给自己的那把弓形弹簧夹带来了多么可怕的麻烦。他也不明白如果格温德琳真是一个女巫，爸爸妈妈怎么还能处罚她。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夏普太太对魔法这类事情毫不隐讳。

“亲爱的，你对魔法真有天分。”她微笑着对格温德琳说，“如果我



眼看它这样白白浪费，实在是莫大的失职。我们要立刻给你找位老师。去找隔壁的诺斯查姆先生带你入门可能会好一些。他也许是本镇最糟糕的巫师，但却知道怎么教人。他会给你打下良好的基础，亲爱的。”

诺斯查姆先生魔法课的要价是初级课一英镑一个小时，往后的高级课是一几尼^①一个小时。据夏普太太说，这个价格非常高。她戴上了最好的帽子——帽子上缀着黑珠子——来到镇议事厅，想看看格温德琳名下的基金能否支付她的魔法课程费用。

让她恼怒的是，镇长拒绝了这个要求。他告诉夏普太太魔法课不是常规教育的组成部分。夏普太太生气地晃着满头珠子回来了，抱着个扁平的纸板箱——那是镇长交给她的，里面装满了好心的太太们从格温德琳父母卧室里清理出来的零零碎碎的东西。

“盲目的偏见！”夏普太太说着把箱子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如果一个人有天赋，就有权利在这方面继续发展——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但是，别担心，亲爱的，”当她看到格温德琳满脸乌云，连忙又安慰她说，“总会有办法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对他胃口的东西，诺斯查姆先生就会无偿教你。让我们在这个箱子里看看，你可怜的爸妈有没有留下这样的东西。”

于是，夏普太太把箱子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倒在了桌子上。这堆东西可真奇怪——信件、缎带和纪念品，有一大半东西卡特以前见都没见过。有一张结婚证书，表明弗朗西斯·约翰·钱特和卡罗琳·玛丽·钱特于

① 英国的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



十二年前在沃尔弗库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结为夫妇，还有一把枯萎的花束，一定是他妈妈在婚礼上戴的。在花束下面，他发现了一对闪闪发亮的耳环，可他从来没见过妈妈戴过。

夏普太太弯着腰敏捷地在这堆东西上翻来翻去的时候，她的帽子就格格响个不停。“那是钻石耳环！”她说，“你妈一定很有钱！现在，如果我把这个给诺斯查姆先生——但是如果我把它们拿到拉金斯先生那儿，准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拉金斯先生打理着街角那家旧货店——不过那里并不总是只有废旧物。在黄铜火炉围栏和有缺口的陶器当中，你能找到非常有用的东西；还有一张周到的告示，写着“供应神奇舶来品”——这就是说，拉金斯先生还供应蝙蝠的翅膀、蝶蛹干和其他有魔力的东西。毫无疑问，拉金斯先生会对这副钻石耳环非常感兴趣。夏普太太的眼睛一下子鼓了起来，露出贪婪的目光，并伸出手去拿那副耳环。

与此同时，格温德琳也伸出了手去拿耳环。她什么都没有说，夏普太太也沉默不语。她们俩的手都停在了半空中，卡特简直可以感觉到一场无形的激烈争夺正在进行。最后，夏普太太撤回了她的手。“谢谢您。”格温德琳冷冷地说，把耳环放进了自己身穿的黑色裙子的口袋里。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夏普太太说，想缓和一下气氛，“你真的有天赋，亲爱的！”她接下去整理箱子里的其他东西。她推开老烟斗、丝带、白色的石南花饰、菜单和音乐会入场券，拿起了一捆古老的信件。她用拇指拨弄着信件的边缘。“情书。”她说，“是你们的父亲写给母亲的。”她看也没有再看一眼就放下了这捆信件，拿起了另外一捆。“这是



你们母亲写给父亲的，毫无用途。”卡特看着夏普太太那泛着紫红色的粗大拇指迅速地划过了第三捆信件，他想作为女巫一定不能乱浪费时间。“普通业务信函。”夏普太太说。突然，她的拇指停住了，慢慢地回到了这捆信上。“这里会有些什么呢？”她说，一边解开捆住信件的粉红色带子，小心翼翼地抽出了三封信，把它们拆开。

“克雷斯托曼琪！”她惊叫道。话一出口，她便一把捂住嘴，含含糊糊地咕哝起来，脸一下子涨红了。一时间，卡特看见诧异、惊恐和贪婪在那张脸上尽显无疑。“他给你们的爸爸都写了些什么呢？”缓过神来后，她嘀咕道。

“让我们看看。”格温德琳说。

夏普太太把三封信平摊在厨房的桌子上，格温德琳和卡特弯下腰细看。首先触动卡特的是三封信上的签名所展示出来的一种神秘的活力：

克雷斯托曼琪

其次他看到有两封信都是用与签名同样充满活力的笔法写就的。第一封信写于十二年前，就在他父母结婚后不久。信上说：

亲爱的弗兰克：

请不要再骑你的高头大马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这对你会有所帮助。我仍将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只要你告诉我能够做些什么。我觉得你有权如此。

你忠实的

克雷斯托曼琪



第二封信要短一点：

亲爱的钱特：

你也一样。该死！

克雷斯托曼琪

第三封信写于六年前，是别的什么人写的。克雷斯托曼琪只不过签了一下名。

先生：

六年前我们就警告过你，你所讲的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而你也明确表态不需要从我们这儿得到任何帮助。我们对你的麻烦毫无兴趣。这里也不是慈善机构。

克雷斯托曼琪

“你爸爸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呢？”夏普太太纳闷得很，既好奇又敬畏，“嗯——你怎么想，亲爱的？”

格温德琳伸开手指在信件上摩挲着，就好像是在火堆上取暖，细细的手指抽搐着。“我不知道。它们似乎很重要——尤其是第一封和最后一封——非常的重要。”

“谁是克雷斯托曼琪？”卡特问道。这是一个很难念的名字，他只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努力回忆夏普太太是怎么发这个音的：



克——雷——斯——托——曼——琪——“是这么念的吗？”

“是的，没错——他是谁并不重要，亲爱的。”夏普太太说，“因为‘重要’这个词并不足以形容他。亲爱的。我真希望自己能知道你爸爸都说了些什么。一定是很多别人都不敢说的话，至少听上去是这样。看看他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三个千真万确的签名！诺斯查姆先生为此会不惜任何代价的，亲爱的。噢，你真是幸运！为了这些他立刻就会教你的！这个国家的任何魔法师都会的。”

夏普太太兴高采烈地动手把东西重新装回箱子里，这时，一小盒红色火柴从那捆业务信件中掉了出来。夏普太太小心翼翼地捡起了火柴盒，更加小心地打开它。还剩不到半盒火柴，但是其中有三根已经点燃过，还在盒子里，并没有被扔掉。第三根烧得非常厉害，卡特猜想一定是用它点燃其他两根的。

“嗯，”夏普太太说，“我想你最好留着这个，亲爱的。”她把红色小盒子又递给了格温德琳，格温德琳也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和耳环一起。“你拿着这个怎么样，亲爱的？”夏普太太对卡特说。她似乎突然想起卡特也是有权分得父母遗物的，于是便把白色的石南花饰递给了他。卡特把花饰插在纽扣孔里，干枯的花束便一下子散开了。

和夏普太太生活在一起，格温德琳似乎在不断膨胀。她金黄色的头发看上去更有光泽了，眼睛也分外湛蓝，而且整个举止都显得愉快而自信。与姐姐相比，卡特反而显得有点收缩，就像是为了给她腾出更多空间似的——他也不知道。这并不是说他不开心，夏普太太对他就像对格温德琳一样好；镇上的议员和他们的太太一个星期也总要来看他们几



回，在客厅里轻轻抚摸他的头。而且，他们把他和格温德琳送进了沃尔弗库特最好的学校。

在那里卡特也很开心。惟一的缺点是，卡特是个左撇子，一旦被老师们抓住他在用左手写字，就会被处罚。但在卡特上过的所有学校里，老师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也有很多朋友。然而，在内心最深处，他还是感到茫然和孤独，所以非常依恋格温德琳，因为她是自己惟一的亲人。

格温德琳对弟弟经常是一点耐心也没有，虽然她总是很忙很快乐，根本没有空生气。“别吵我，卡特，”她会说，“我还有正事要办。”话没说完，她就会把练习本塞进乐谱夹，赶紧去隔壁诺斯查姆先生那儿上课。

为了得到那些信，诺斯查姆先生很乐意教格温德琳。夏普太太每个学期给他一封信，从最后一封信开始给。“不能一齐给，万一他贪得无厌呢，”她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再给他。”

格温德琳进步显著。事实上，她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女巫，很快略过了第一级魔法考试，直接进入到了第二级。圣诞节后她就能同时上第三级和第四级的课了。接下来的夏天，她开始学习高级魔法，而诺斯查姆先生把她视为自己最器重的学生——他是这么隔着墙告诉夏普太太的——格温德琳上完他的课回来也总是快快乐乐、朝气蓬勃而又容光焕发。她每个星期有两个晚上要去诺斯查姆先生那儿，胳膊下夹着魔法箱，就像大多数去上音乐课的人那样。实际上，夏普太太就是那么跟镇里议会说的，以格温德琳上音乐课的名义申请的基金。因为诺斯查姆先生除了要那些信以外，分文不收，所以卡特认为夏普太太非常不诚实。



“我总得为自己的以后打算吧，”夏普太太态度有些蛮横地对他说，“我又没有从照看你们当中得到什么好处，不是吗？我才不相信等你姐姐长大成人、声名在外后还会记得我。噢，天啊，我才不相信呢——对此我不抱任何幻想！”

卡特知道夏普太太很可能说得不错。他有点为她感到难过，因为她人其实还不错。现在他也知道了夏普太太其实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女巫。她挂在客厅橱窗里的告示说她是“考试合格，持有行巫执照”，其实这个等级是非常低的。这条街再往前还住着三个获得正式认可的女巫；人们只有在支付不起那三位的费用时才会到夏普太太这儿来寻求魔法帮助。夏普太太还给旧货店的拉金斯先生做代理人，这样也可以为她增加一些收入。她向后者供应“神奇舶来品”——也就是指那些有魔力的奇怪东西——有些甚至来自伦敦那么远的地方。她对于自己在伦敦的关系非常得意。“噢，是的，”她经常对格温德琳说，“我有路子，当然。我知道谁能在任何需要的时候给我一磅蜥蜴血，哪怕这是不合法的。认识了我，你就永远都不会有危险。”

尽管夏普太太对格温德琳不抱任何幻想，她可能还是非常希望在格温德琳成人后做她的经纪人。无论如何，卡特怀疑她就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有些对不起夏普太太，因为他确信格温德琳出名后就会像抛掉一件旧外套一般抛弃夏普太太——和夏普太太一样，卡特也毫不怀疑格温德琳会出名。因此他说：“可是，还有我会照顾你。”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又觉得自己似乎应该这么说。

夏普太太感激非常。作为回报，她安排卡特去上真正的音乐课。“这



样市长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啦。”她说，并认为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

卡特开始学小提琴。他认为自己进步很快，一直勤奋地练习。不过，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旦他开始练琴，刚搬进楼上住的人就“砰砰砰”地在地板上敲个不停。夏普太太本人则对音乐一窍不通，所以每当卡特练琴的时候，她总是点着头微笑；这大大地鼓励了他。

一天晚上他正在练琴，格温德琳突然咆哮着冲了进来，对着他的脸尖声叫出了一句咒语。卡特惊慌失措，因为他发现自己正握着一只满身条纹的大猫的尾巴。他的下巴夹着猫头，正用琴弓在猫背上拉来拉去。他慌忙把猫甩开。尽管如此，猫还是在他下巴上咬了一口，还狠狠地抓了他几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质问格温德琳。那只猫弓着身子站在一边，直瞪着他。

15

“因为这琴声听起来就像猫叫！”格温德琳说，“我多一秒钟也忍受不了了。到这儿来，喵，喵！”那只猫同样不喜欢格温德琳。她向它伸出手，猫却抓伤了她。格温德琳打了猫一巴掌。它赶紧往外跑，卡特则在它身后紧追不舍，大叫着：“抓住它！那是我的小提琴！抓住它！”但那只猫还是逃走了，这也标志着提琴课的彻底结束。

夏普太太对格温德琳这次天赋的显露印象非常深刻。她爬上院子里的椅子，趴在墙头把这一切告诉了诺斯查姆先生。从那儿开始，附近的所有女巫和男巫都知道了这个故事。

邻近住的都是巫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卡特从夏普太太家的前门出来，向右拐就上了科文街，除了那三个获得正式认可的女巫外，他



还会经过两个贩售魔法的巫师、一个占卜者、一个预言家和一个意愿术士的家。如果他向左拐，就会经过教魔法的亨利·诺斯查姆先生、一个算命先生、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术师和一个千里眼的家，最后是拉金斯的旧货店。这条街以及附近的好几条街都充满着沉重的魔法氛围。

所有这些人都对格温德琳怀着浓厚而友善的兴趣，猫的故事更是让他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只猫也变成了大家的宠物——当然，它顺理成章地被叫做“小提琴”。尽管小提琴一直脾气暴躁、吹毛求疵，且满怀敌意，却从来都不缺吃的。他们甚至把格温德琳也当成了一个更受欢迎的大众宠物。拉金斯先生会送礼物给她；那位意愿术士是个强壮的年轻人，总是蓬头垢面，可无论什么时候看到格温德琳路过，他都会冲出屋子，送给她一盏牛眼灯。许多女巫都对她的简单咒语提心吊胆。

格温德琳对这些咒语不屑一顾。“他们觉得我是个孩子吗？我早就不是啦！”她会说，然后就施出最新的咒语。

致力于魔法事业做贡献的夏普太太通常会小心谨慎地把这些咒语收集起来并藏好。但有那么一两次，还是给卡特发现了那些奇怪的符咒。他总是忍不住想试试，真希望自己能有一丁点格温德琳的天赋。他总是期待着自己是个大器晚成者，总有一天咒语会因为他而产生魔力。但是这样的事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哪怕是卡特特别着迷的那个把黄铜纽扣变成黄金的咒语，对他从来就没有生效过。

各式各样的算命先生也在送礼物给格温德琳。她从预言家那里得到了一个古老的水晶球，从占卜者那儿得到了一副纸牌。算命先生还把未来告诉了格温德琳，她听完后兴高采烈地回来了。